

# 《西游记》的作者是吴承恩？

本报首席记者 单颖文

《西游记》的作者是吴承恩？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“当然是”，但在学界看来，赋予吴承恩著作权的“铁证”还未出现，这桩延续了400多年的公案或将继续。而在“破案”过程中，考证作者的方法论值得重视。

近日，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的“2017《西游记》高端论坛”，邀请了来自复旦大学、武汉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同济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华中科技大学、辽宁大学等高校的3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，共同研讨《西游记》的思想、艺术与《西游记》研究的最新进展。在论坛上，引起最多交锋的话题，是百回本《西游记》的“身世之谜”——这本名著与吴承恩之间，到底有没有关系？

三位致力于研究《西游记》的学者——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竺洪波、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蔡铁鹰、《西游记》研究者李天飞对此态度不一。三人旁征博引，各执一词。

## 关于“铁证”的争论

李天飞曾校注过中华书局版的《西游记》，该书封面上写着“(明)吴承恩著”。说到这一署名，把《西游记》读了一遍又一遍的李天飞却摇了摇头：“这真不好说。作者是吴承恩和不是吴承恩的比例，我认为各占50%吧。”李天飞说，据他了解，在研究《西游记》的学者群体中，他这样的“骑墙派”并不在少数。

李天飞告诉记者，学界无法确信《西游记》是吴承恩所作的一个主要原因，是缺乏明确的证据。如今，学者们要探讨《西游记》与吴承恩的关系，总会提到一点：在明代天启《淮安府志》卷十九《艺文志》一《淮贤文目》中，有如下著录：“吴承恩：《射阳集》四册×卷；《春秋列传序》；《西游记》。”

可以说，这是近百年来将《西游记》作者锁定为吴承恩的主要证据。但就是这条看似“铁证”的线索，仍在论坛上引起不小的争论，主要围绕如下三点：

首先，“疑吴派”和“骑墙派”认为，这是一条孤证，不足以说明事实。而“挺吴

派”则认为，《淮安府志》是天启年间编写的，距离吴承恩生活年代并不遥远，是值得信服的材料。根据蔡铁鹰的考证，在天启《淮安府志》中有《近代文苑》一栏，且只记录了两个人，其中之一就是吴承恩。蔡铁鹰翻阅了正德、万历、天启、乾隆、光绪五种版本的《淮安府志》，发现只有天启版中设有这个栏目。而且，《近代文苑》是这样描述吴承恩的：“复善谐剧，所著杂记几种，名震一时。”他认为，《淮安府志》乃官修志书，每一条内容增删都有解释。那时距吴承恩的后人修订其《射阳先生存稿》不久，很可能是时人受此影响特为撰写。“《近代文苑》的描述与《淮贤文目》相互关联，互为注脚，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搭配。”

第二，“疑吴派”和“骑墙派”提出，在这段著录中，既没有说明吴承恩的《西游记》是多少卷多少回，又没有说明这是什么性质的著作，凭什么断定吴承恩所作的《西游记》就是百回本《西游记》？已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章培恒先生早在1983年就在《百回本〈西游记〉是否吴承恩所作》一文中提出，在清初黄虞稷所撰的《千顷堂书目》卷八史部“舆地类”中有如下著录：吴承恩《西游记》。黄虞稷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目录学家，如果他知道吴承恩的《西游记》是一部通俗小说，“绝不会把它编入地理类去”。对此，“挺吴派”认为，黄虞稷的藏书目录固然可参考，但《千顷堂书目》篇幅庞大，前人已整理出的此书目中误收误录的例子不在少数。那么，谁能证明吴承恩的《西游记》不是其中一例？“疑吴派”和“骑墙派”继而又提出，依据当时轻视小说的传统，如果《西游记》是小说，理应和吴承恩的另一本著作《禹鼎志》一样，不被列进《淮安府志》。“挺吴派”却认为，《禹鼎志》没有被列入，可能是因为天启年间这本书尚未刊刻或业已散佚。另外，没有明文规定各地府志不能收录

小说戏曲，就算有，那《西游记》能被列入，不正应了那句“名震一时”吗？

第三，“疑吴派”和“骑墙派”指出，当年提出《西游记》作者是吴承恩时，主要参考了清代吴玉搢的《山阳志遗》。吴玉搢注意到“书中多吾乡方言，其出淮人手无疑”，考虑到吴承恩正是淮安府山阳县人（今江苏省淮安市），似乎可以对应起来。然而，书中又有许多其他地区的方言，何以断定“出淮人手无疑”？关于这个问题，近年来一些语言学家参与了研究，认为《西游记》里几百首韵语（诗歌），押的都是方言韵，在对照《中原音韵》并结合宋元明音韵的变化后发现，这些音韵的特征都指向了一个结论——《西游记》作者只能是淮海地区人。于是，“疑吴派”和“骑墙派”又提出，就算此书确实“出淮人手”，也无法证明此“淮人”就是吴承恩。或者说，吴承恩是写了本《西游记》，但百回本《西游记》的作者却是另一个“淮人”。“挺吴派”则认为，结合《西游记》的内容与行文风格，考察《西游记》作者的诸多因素，当时满足条件的“淮人”只有号称“淮海浪人”的吴承恩。

## 为什么是吴承恩

要成为百回本《西游记》的作者，需要满足哪些条件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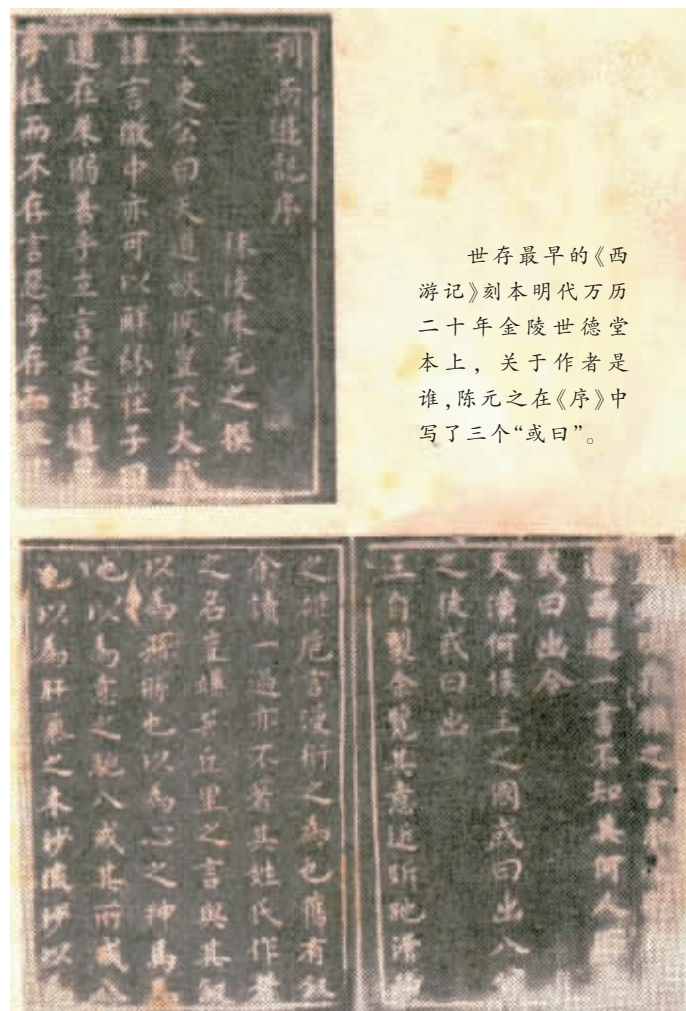
首先，与会者一致认同作者“与藩王府有关”。竺洪波认为，作者要有一定的王府工作、生活经验，这是考证《西游记》作者的首要前提。这主要基于世存最早的《西游记》刻本明代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金陵世德堂本（下称世德堂本）上，关于作者是谁，陈元之《序》中写有三个“或曰”：“《西游记》一书，不知何人所为。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，或曰出八公之徒，或曰出王自制。”而这三个“或曰”其实是一个指向——《西游记》的作者出

自王府。1974年，在江苏省淮安市农村发现了吴承恩的墓，棺盖上写的是“荆府纪善射阳吴公之柩”。“荆府”指的是荆宪王府，“纪善”是明代亲王属官名，掌讲授之职（正八品）。这个物证的出现，说明吴承恩曾任职于湖北荆王府，且与文献记载一致。

据蔡铁鹰统计，《西游记》实际上有41（或42）个故事，其中约10个发生在人间国度，这其中又只有一个贤明的国王，即玉华国国王（《西游记》88至90回）。这个故事在百回本前的其他版本《西游记》中没有出现过，属于原创故事，其部分细节能在吴承恩的荆王府经历中找到对应：第一，玉华王自称“孤在此城，已有五代”，“也颇有贤名在外”；《明史》记载，吴承恩所效劳的荆王恰是该家族分封到蕲州的第五代，史上也有贤名。第二，《西游记》里的玉华国作为诸侯国，一会儿被写作“玉华州”，一会儿

被写作“玉华县”；而荆王府所在的湖北蕲州，在明代时也会一会儿称州，一会儿称县。第三，现藏蕲春的《荆藩家乘》中有一份蕲州朱氏族谱，其中“荆王宫殿考”载有七宫，之一即“玉华宫”，或是《西游记》“玉华国”国名的由来。第四，《西游记》中描述玉华王府“府门左右，有长史府、审理厅、典膳所、待客馆”，据《明史·职官志四》，长史职位最高（正五品），审理次之（正六品），其余均八品以下；《西游记》于王府十余处部属中独挑出长史府、审理所、典膳所，且先后排列有序，可见作者了解王府建制。第五，玉华国国王有三个小王子，且“不摆驾，不张盖”地拜孙悟空等为师；吴承恩就任荆府纪善时，荆王也有三子，而纪善的主要职能即是担任王子的教书先生，由于是朝廷派的职官，不便接受拜师仪礼。

（下转12版）➡



世存最早的《西游记》刻本明代万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本上，关于作者是谁，陈元之在《序》中写了三个“或曰”。